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帶刺的春味

李金陽

我家後院有一棵花椒樹。不是特意種的,不知是哪年哪月,自己從牆底下冒出來的。起初沒人管它,由著它長,後來長成了一人多高,滿身是刺,也沒人敢惹它。祖父說,留著吧,花椒有用。于是就留著。

花椒樹平時是不招人待見的。它不像別的樹,可以爬,可以靠。它渾身上下全是刺,枝是刺,葉柄是刺,連葉子背面都藏著刺。不小心碰一下,能劃一道血口子。所以它在後院角落裡,安安靜靜地長,誰也不理它。

可是到了春天,它就變得金貴了。花椒樹枝頭漸漸冒出嫩芽來。那芽小小的,嫩嫩的,紫紅紫紅,在灰撲撲的枝幹上,格外顯眼。這時候,母親就要我去摘花椒芽。我拿著個小籃子,走到花椒樹跟前,得小心翼翼的。那些嫩芽偏偏長在刺最多的地方,好像故意跟人作對似的。我踏著腳,瞅準了,用兩個指尖輕輕一掐,趕緊縮手。掐多了,手背上總會添幾道紅印子,火辣辣的疼。

可是疼也得掐。花椒芽是好東西。花椒芽的吃法,最好的是炸。母親把摘回來的花椒芽洗淨,晾乾水氣,用麵粉和雞蛋調成薄糊,加鹽,花椒芽在糊裡一滾,下油鍋。油要剛剛好,看著它在油裡翻幾個身,變得金黃,浮起來,就行了。撈出來,擱在笊籬裡瀝油,咬一口,外酥裡嫩,滿嘴都是花椒的香。有點麻,可是麻得輕,麻得舒服,在舌尖上跳一跳就過去了。

花椒芽涼拌也好。開水裡焯一下,撈出來,擠干,切碎了,拌上蒜泥、醋、醬油,再淋幾滴香油。那又是另一種味道,清爽,麻利,配粥最好。

早晨喝一碗米粥,就一筷子涼拌花椒芽,整個上午都有精神。

我離家之後,許多年沒吃過花椒芽。後來在一個朋友家吃到了。他母親是四川人,從老家帶來的干花椒芽,泡發了,炒臘肉。我嘗了一口,不是那個味。干的有幹的好處,可是少了春天的水汽,少了那種嫩生生的勁兒。

前些日子回老家,一進門就聞到一股香。是炸花椒芽的香。母親正在灶房裡忙,看見我,說,知道你要回來,今早特意掐的。我走到後院一看,那棵花椒樹還在,還是那樣滿身是刺,可是滿樹的嫩芽,紫紅紫紅的。

我站在樹跟前看了半天。這樹還是那個脾氣,還是把最好的東西藏在最難夠著的地方。可是正因為難夠著,才更稀罕。這世上的好東西,大概都是這樣。

不易。畫直竹易,畫彎竹難;畫其形易,傳其神更難。

再細品畫中之竹,玩味其筆墨濃淡與意趣。那竹竿,以中鋒一筆撇下,圓潤而勁挺,自粗而細,由濃轉淡,內含一種節節攀升的堅韌。竹節處的頓筆,輕輕一按旋即提起,便生出微微凸起的質感,宛如生命不經意留下的印記。畫葉尤見功夫——撇葉時,起筆藏鋒,行筆流暢,收筆利落,一筆之中,便分出了正側、向背與濃淡。我學畫這些時日,才漸漸懂得,這一筆一畫裡,浸透著多少日夜的功夫與琢磨。畫家若畫了一輩子竹,到後來,恐怕閉著眼也能勾勒出竹的魂魄了吧?

可我覺得,竹韻之美,似猶不止於此。我們中國人看竹,從來看的不僅是竹。竹是清高的,是脫俗的,是有骨氣的。它中空,象徵著虛心;實有節,代表著氣節;它四季常青,寓意著堅韌。古人畫竹,實則是在畫自己——畫其品格,抒其志向,寄寓對人世的期許。

記得鄭板橋曾畫竹題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他畫的是竹,心裡惦念的卻是百姓疾苦,紙上的每一枝每一葉,都牽動著他的情懷。這樣的畫,何止是一幅墨寶?分明是一顆赤子之心的寫照。

低頭看看自己筆下的竹子,與牆上名作一比,實在稚拙。可不知怎的,我竟捨不得撕去。那歪扭的線條裡,有我的手跡,有我的心意,更有這些日子來對竹的癡迷。窗外那竿彎竹,正被晚風吹得沙沙輕響,像是在端詳我的畫,又似在默默鼓勵。

夜色漸深,我起身離開書院。經過那面牆時,月光正靜靜地鋪在畫上,竹子便染了一層朦朧的銀灰,宛如一簾幽夢。我駐足看了許久,又轉頭望向窗外——月光下的彎竹,也鍍著淡淡的銀邊,安然靜立,彷彿在等待明日。

用苦木——紋理細,不變形,蟲不蛀。她還曾采其葉煮水,為我洗頭治虱;取其皮煎湯,敷瘡消炎。原來,這看似無用的樹,竟默默護佑著人間疾苦。

多年後,我回鄉。那棵苦棟,依舊站在原地,更高長,更蒼勁,也更寂然。我走近它,伸手撫過粗糙的樹皮,指尖觸到歲月的溝壑。暮色四合,炊煙升起。一位老農牽牛路過,見我佇立,笑道:「這樹啊,苦了一輩子,卻從沒倒下。」我心頭一震。是啊,苦棟不爭沃土,不慕繁華,生于荒蕪,長于寂寞,花不艷,果不甜,木不貴,卻以一身清苦,活出了筋骨與風骨。它不討好春天,也不哀歎秋寒,只是靜默地存在,如一個隱忍的哲人,以苦為盾,以韌為劍,當世界只願擁抱芬芳與甜美,誰還記得那些以苦守真、以默證道的靈魂?村口的苦棟樹,或許終有一日會倒下。但它的影子,早已長進我的血脈裡——提醒我:縱使人生如棟,苦澀難免,也要開自己的一樹繁花,結自己的纍纍果實,在天地間站成一道不彎的風景。

竹韻之美

張德俐

大文豪蘇東坡曾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我雖也一直喜愛竹子,可惜身居鋼筋水泥的單元房,並無自己的一寸土地。于是便常去書院,因那兒生著許多翠竹,搖曳生姿,望著便覺清涼。

看竹久了,心中那份韻味縈繞不去,便忍不住要提筆學畫。我並無繪畫功底,但照貓畫虎,倒也自得其樂。

起初筆法總是笨拙,葉子不是太肥便是太瘦,竹竿不是太直便是太彎。可奇怪的是,越畫越覺有趣,越畫越感到那竹子裡頭,藏著說不盡的妙處。

對著自己畫出的一幅幅竹子,我有時出神:這竹子的美,究竟美在何處?

首在其姿態,有一份遺世獨立的清秀與傲骨。你看,這一竿修竹,自畫的右下角斜斜生發,挺拔向上,至中途又分出幾枝,或昂或垂,錯落有致。竹節分明,一節一節,不疾不徐,彷彿能聽見它生長的聲音。葉子更是靈動,畫者三筆兩筆便成一叢,疏朗中見茂密,像一群棲息的翠鳥,隨時會撲棱棱驚起。

風來時,它們便順著風勢,齊齊傾向一邊;風靜了,又默默立著,恢復原狀。雖是紙上墨竹,卻讓人覺得,真有清風拂過。

于是我又望向窗外。小徑邊的竹子生得稀稀疏疏,不知哪個風雨夜被壓彎了腰,從此便斜斜地長著。起初我總覺它有些可憐,不似畫中竹那般挺直。看得久了,倒覺那彎處別有姿態——似在向行人致意,又像懷揣著一段心事。每次畫竹,我總會想起它,想將那謙遜的弧度也收入筆下。可一提筆,便知

子,在喧鬧的春光裡獨自低語。風一吹,花便簌簌落。

我們一群孩子常坐在樹下,仰頭看花瓣如雨飄墜,落在髮梢、肩頭、攤開的課本上。那時不懂「惆悵」,只覺這花落得好看,便拾起幾朵夾進《語文》書裡,以為能留住春天。豈不知,花開盡時,地上鋪一層淡紫,踩上去無聲無息,卻讓人心頭莫名一空。原來,有些美,注定是短暫的;有些陪伴,生來就帶著離別的底色。

夏去秋來,苦棟結子。青果初生,繼而轉黃,圓如小棗,密密垂掛,遠遠望去,像一樹金鈴。可誰都知道,這果子不能吃——咬一口,苦得舌根發麻,連牲口都繞道走。

于是再無人栽,也無人伐。苦棟,它就那樣孤零零苦戀地站在村口,看婚嫁隊伍敲鑼打鼓從樹下過,看送葬隊伍沉默地抬棺遠行。它不言語,只是把根扎進貧瘠的土壤,把枝伸向高遠的天空。

母親卻說:「苦棟雖苦,卻是好木。」舊時做砧板、刻印章、打傢俱,都

村口的那棵苦棟

劉承港

村口那棵苦棟樹,站了不知多少年。樹皮皸裂如祖父的手背,枝幹曲曲似龍蛇盤空,春來滿樹淡紫小花,秋去掛一串串黃熟的果子——苦的,澀的,可偏偏,它長在我童年最深的記憶裡。

不是牡丹的濃艷,不是桃李的嬌媚,它的花細碎,五瓣淡紫,蕊心嫩黃,成簇成團地綴在新葉之間,遠看如煙似霧,近聞有微香,清冷而克制,像一位素衣女



文藝副刊

海韻

蔡安敦捐九聯福利

菲律賓絲竹森林各團體聯合會(九聯)訊:本會名譽理事蔡安敦同志令德配蔡施清娥夫人,不幸於客月仙逝,享壽八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飾終令典,花輦輓聯,白馬素車,執紼甚眾,極盡哀榮!

安敦同志一向關心會務,關懷公益,遭逢斷弦之痛,亦不忘行善,特擲節靡費,撥捐菲幣一萬元予本會,作為福利金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佩,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林培川家屬獻捐 東山同鄉會

菲律賓晉江東山同鄉會訊:本會永遠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培川鄉賢,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五日早上四時逝世,壽登八十有一高齡。其哲嗣孝,秉承庭訓,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獻捐本會文教基金,菲幣貳拾萬,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致以謝忱。

鄧志雄逝世

和記訊:僑商鄧志雄先生(晉江金井曾坑村)亦即鄧良友,良杰,欣欣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下午五時十七分逝世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年六十六歲。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出殯日期另訂。

鄧志雄逝世

旅菲金井曾坑同鄉會訊:本會鄧常務顧問志雄鄉賢,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五

日下午五時十七分逝世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年六十六歲。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施天炮逝世

和記訊:僑商施天炮老先生(原籍晉江前港)亦即施振雲令尊,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六日上午五時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訂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堂。

陳清源喪偶

和記訊:僑商陳清源先生尊夫人陳府董麗輝夫人(晉江羅山社店)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中午十二時逝世於MAKATI MEDICAL CENTER,享年五十七歲。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靈堂,出殯日期另訂。

陳榮源遺孀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故僑商陳榮源令德配,陳府許太夫人諡秀珍(晉江梧桐鄉)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高齡。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3 - ORCHID)靈堂。擇訂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原。

時光遺留的痕跡

葉建煊

最近在整理一些檔時,無意中發現一張廿年前菲律賓中華基督教會聯合會發給三寶顏中華基督教會的參加者名片,這是流逝的時光遺留的一點痕。聯會是每年一次同聚在一個地方舉行的集會,以使各教會能相互交流,共同切磋。

感謝主,幾十年來,我們教會均委派我代表參與。今年本教會成立五十年,恰巧聯會的集會也選定在此舉辦,屆時將共用主恩。

主啊,我要一生稱你,我要頌揚你一切作為,我要歌頌你的名,願世人都能尊你名聖,承認你是唯一救主!阿們!

時光遺留下的痕跡

我所認的弟弟建輝

一星期前,我的弟弟建輝夫人蘇寶諒以手機打給遠在顏市的我,告訴我說建輝病重在醫院ICU房,要我禱告。當時我急找了兩位牧師一起為他禱告,但過二天,又給我打了電話說建輝病逝了,這消息給我優摯直爽,坦率樸實,是個基督徒,神即然不要他在世間病痛綿延,而讓他響往天堂的永恆,現與基督徒的父母及曾任菲華日報社長及體總的理事長的長兄有弟弟WILLIAM在天上相見,這是好的無比。現在我只能回味寫下一些與他在一起的往事。父親葉向民早年受商報於以同社長邀請,從福州來菲應聘,母親後來也帶我們幾個孩子飄洋過海來菲與父親相聚。小學我就與建輝就讀在嘉南中學,課堂空,我們坐在一起,後來他長高了,就坐後面,我還是坐在前排。初、高中時,我們就一起在僑中讀書,同班同級,我們級友會五五一八一次辦商報比賽,我們以鵬飛得了大獎,讀英文大學時,我們才分開。他就讀MAPUA工程系,我卻在UE商科,畢業後,他就業在商報當記者,採訪過警



察局,勞工部,後來安排在總統府採訪新聞。十幾年後辭職,就在中興銀行工作直到退休,而我確跑到三寶顏市工作,每度度假來眠,建輝弟就住在我家的隔壁,每天很早就喊著要我到他家吃早餐。吃完了又會為我預備了維他命補藥吃,建輝生前曾寫著好多篇文章登報,我都留著現在拿出來看時,這些都已成了時光遺留下的痕跡。

在左邊這稿還未發出的前一天,我的弟弟建輝夫人在顏市,給我打了個電話,告訴我建輝病重在醫院ICU房要我為他禱告,不久後,又打來電話說已病逝逝了。

這消息給我猶如萬箭攢心的痛,他是最要好的弟弟,他誠摯直爽坦率樸實,是個基督徒,神即然不要他在世間病痛綿延,而讓他響往天堂的永恆去見了,先走了一步的信徒父母兄弟,這是好的無比的,他在世曾擔任幾十年的商報記者,也任過僑中五五一八級友會理事長,他曾寫過好多篇文章,我都留著,不時拿出來看,現在已成為時光遺留下的痕跡。

訃告

施性快

(華峰-山蘇)

逝世於四月二日
現設靈於紅美禮示市殯儀館
(Chapel-E, Holy Mary Memorial Park, Angeles City.)
出殯於四月九日上午九時

鄧志雄

(晉江金井曾坑村)

逝世於四月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施天炮

(晉江前港)

逝世於四月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
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
出殯於四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時

流芳百世

吳志堅丁祖母憂

旅菲石獅玉湖同鄉會訊:本鄉會吳理事志堅令慈吳府林金吉老儒人(祖籍石獅玉湖村),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四日(星期

六)酉時,壽納內寢,享壽積閱壹佰零四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石獅玉湖村下房祖宅,出殯日期另訂。

本鄉會聞耗,經致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